

呂氏春秋卷之十四

孝行覽

孝行

淺草文庫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詹何曰身治而

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

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

務其人也

務猶求也

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

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

服聽天下譽

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

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

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

呂氏春秋

卷之十四

孝行覽
論孝行聞
為淵人

難死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

難死忠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臨

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

不罷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夫

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王伏羲

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也夫執一術而百善

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

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謂其親所

輕謂他人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

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孝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

孝道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

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

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

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

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

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

也楊子曰孟軻勇於義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遂災及

乎親敢不敬乎遂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

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

王整曰定筆如駿

孝孺曰此之謂大孝

傷維楨曰該而古

真德秀曰
原委分明
精詞義利

重份曰人
能養志耳

耳目之
善不屬粗
迹若離了
耳目口体
之養又何
以成養志
乎

唐順之曰
子春深得
曾子守身
心法

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立置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毀也。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不從邪徑為逸，沒溺與險之害，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廟。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

列文章。養目之道也。音與赤謂之文章。赤與白謂之章。正六律。六律黃鐘、夾則、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和五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雜八音。養耳

之道也。八音人卦音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

為善養親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

春曰：善乎而問之。而汝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

曰：善乎而問之。而汝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



列辰翁曰
可合子與
民仁之實
豈參看

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
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步而忘之余忘
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獨也嚴親
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本始其行孝曰養養可
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親難也安可能
也卒為難卒終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
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
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一作慎此
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本味

二曰求之其本經句必得求之其未勞而無功
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共治以立其功名故曰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一作民故曰

錢幅曰伊
尹生於空
桑先儒頗
疑之顧天
生名世其
生不偶如
存那履敏
薄或有之

之中先讀日莘獻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焯猶庖也察
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
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禰曰出水告其鄰
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伊

母化作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一作空桑之

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侏氏。有侏

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一作妻為

婚。有侏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

道之士，無不在以以用也。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

不行也。為媵言必行也。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主，故曰相得

然後樂之。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

行苦志，歡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必固

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

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

陽續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為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

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凡賢人之道，一作德有以知之也。

知其賢，乃得而用之。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

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

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少選，須臾之間也。志在流水，進而不懈也。鍾

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

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

復為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非獨琴

呂氏春秋 卷之十四 五

五清曰情 謂懇到

張榜曰兩 人神遇山 永間別有 空賞

王鑿曰湯
符阿衡宗
廟所式靈
也敢不重
厥事

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共治國也雖有

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

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被之於廟。燔以燿火。

燿以犧。猥。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被除其不祥。置火於桔。臯燭以照之。

燿以牲血塗之。曰燿。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燿讀曰權。衡之權。

至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

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三羣謂水居肉獲草

食者。水居者腥。肉獲者臊。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鱉之屬。故其臭臊。草食者食草木麋鹿之屬。故其臭羶。

屬。故其臭腥。內具者。獲擊肉而食之。鷹雕之屬。故其臭臊。草食者。食草木麋鹿之屬。故其臭羶。

臭惡猶美。皆有所以。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腊。以臭為美。各有所用也。

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五味。鹹苦酸辛。甘。三材。水木火。

九沸九變。火之為紀。紀。猶節也。此味待火。然彼成。故曰火為之節。

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治除腥腥。勝去其臭。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得其中。適。故曰無失其理也。

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

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能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論說。

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

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論說。

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

呂氏春秋 卷之十四 六

正德秀曰
伊尹說湯
以至味備
舉水火之
宜山川之
產與夫鳥
獸草木之
珍皆寓言
調燮大作
用不可作
節其譜

射者望毫毛之近而中。藝於遠也。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故久而不弊。

熟而不爛。弊敗也。爛失飪也。甘而不濃。一作壞。酸而不酷。

醜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臞。言皆得其

適。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猩猩獸名也。人面狗驅而

長尾。獾。獾鳥名。其形未聞。獾一作獲。雋鱣之翠。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述

蕩之擊。獸名。擊讀如捲。捲之。擊者踏也。形則未聞。旄象之約。旄。旄牛也。

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節也。以旄牛之尾。象獸之齒。以飾物也。一曰約。美也。旄。象之肉。美

貴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丸。古。外。字。也。流沙。自

流行。故曰流沙。在燉煌西八百里。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二處之表。有鳳凰之羽。沃民

所食。食。鳳。羽也。沃。之。國。在。西。方。魚之美者。洞庭之鱧。東海之

鮪。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鮪。魚名。一云魚子。醴水之魚。名曰朱鼈。

六足有珠百碧。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萑。一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萑。作

萑。水之魚。名曰鱒。其狀若鯉而有翼。萑水在西極。若如也。

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崑崙。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里。蘋。水藻也。壽木之華。壽木。本崑崙山。上木也。華。實

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指。一作枯。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

木。玄木之葉焉。枯。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惟南記曰。軟題難於姑餘是也。

赤木去木其葉食之而仙餘督一作之南南極之崖一作有

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餘督南方山名有嘉

之而虛若碧青色陽陽華之芸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雲

菊之芹雲菊楚澤具具區之菁具區澤名與越浸

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也處則未聞和之

美者陽樸之薑招招槌之桂陽樸地名在蜀郡招

謂也故曰和之美越駱之菌鱣鮪之醢越駱

菌竹筍也鱣鮪大魚也以爲大夏之鹽宰揭之

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長澤

之卵長澤大澤在西方大飯之美者玄山之禾

不周之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山名陽山之稌

南海之秬山南曰陽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在南

之堅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三危西崑崙之井

井沮江之丘名曰槌水沮漸如江日山之水高

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昔西方之山黃州之原

中央水泉東流經於冀泉也冀州在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

木名也崑崑崙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

所食有覈曰果無覈曰蔬箕山之東青島之所

呂氏春秋羣帝衆帝先升遐者卷之十四

有甘櫨焉。箕山許田所隱也。在潁川陽城之西。南高而北。山之東二處皆有甘櫨之

果。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浦濱也。橘所生也。生江。北則為枳。雲夢楚澤出

漢水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出於嶓冢。東注於江。石耳菜名也。所以

致之。致。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

禮七尺以上為龍。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

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

天下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已成仁義

為天子。天子成則至味具。天子貢珍。故至味具。故審近所以

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

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輕易之貌。業事也。聖王

越然輕易多。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豈必越

首時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

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歷勤勞國事。以

苦痛。至薨沒。故文王哀思有不忘羨里之醜。時未可也。紂為無道。拘

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武王繼

事紂。不忘文王為紂所拘於羨里之辱。文王得

歸。乃作靈臺。作王門。相女童鐘鼓。示不與紂同

恥。而不忘也。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

稷文熙曰。古者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又云。時乎時乎。不再來。皆呂氏首時之意也。世人不達時。而以成敗論英雄。淺之乎。為見。

矣

不易得。太公望，東夷之士也。

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

曰東夷之士。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

渭以觀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

吳王，王僚也。王夷昧。

之庶長子。客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

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曰：「其貌適

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

也。」故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

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

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

畫休曰：王子光以貌失子胥，子胥以說動王子光，英雄皆有

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七年，王

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

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趙於柏舉

柏舉，楚九戰九勝，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隨，遂有

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

荆平之子棄疾也。後改名熊居，聽質無忌之鄉。

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墨者有田鳩，欲

見秦惠王。

田鳩，齊人，學墨子術。留秦三年，而弗

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

方孝孺曰：武王立十一年而成甲子之事。仙負耕七年而復父之仇，田鳩留三年而見將軍之節，總之十之終也。不久則其負

力也為無
力
揚慎曰戰
國取卿相
此為捷徑
與坤曰兩
兩相參判
盡首時之
肯

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主，告人曰：之秦

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秦

三年不得見惠主，近之而遠也。時亦然。有湯武

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而無湯

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

離。人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離之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

匿分窳，勤以待時。分大窳藏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

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下附

佐三王者。大公望伊尹傳說是也。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

讓讓是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

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

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衆林

皆靡。羸葉盡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鄭子

陽之難，獬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獬狗者，誅

之人畏誅，國人皆逐，刺狗也。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

以殺子陽，高國。衆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亂，如逐獬狗之亂也，故禍同。當

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况乎以人為唱乎？

饑馬盈廄，莫然。莫然無聲。未見芻也，饑狗盈窖，莫然。

玉世貞曰
兩暴則民
安適從惟
暴一仁

民去繁
一也如
才不可

丘濬曰應
前不在小
天句

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莫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

齊

主僭號於東，夷不順之。是以魯國畧取徐州也。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

而衛取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不以魯附。是以衛人取其蘭氏之邑。

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故賢主秀

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天不再與，時不

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興。時不久留，日中則昃也。

義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

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

之者不至，物無可為。未春無可為生，未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

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

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則所以加者

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

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

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為不忠不信不可也。故善教者不以賞

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

重份曰賞
不若善
然教之
不得

言民為不忠不
信亦不能禁

然。言民為不忠不
信亦不能禁。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與。久與

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

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

吳翹變之而見惡。楚人以兩版築垣。吳翹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

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

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施其正。民去邪從正。故安樂也。氏羗之

民其虜也。氏與羗二種夷民。言氏羗之民為寇賊為人執虜也。不憂其係

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不得天故賞

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

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

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地名。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

何而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因曰咎犯。咎犯對曰。臣聞

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

一本作以力戰之君不足於力。以詐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

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

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

獸。詐偽之道。雖今偷一作愈可。後將無復。非長術

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

楊慎曰以寡敵眾非詐不勝果如雍季之言則亦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之師而已然所尚詐力終成術

東洋曰城
之戰文
用答犯
言而厚
王季之賞
云報德
乃大詐
原示信
此之類

賞。雍季在上也。上首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

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一作資或者不可

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

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

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

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

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歸也成乎詐其成，毀雖成必毀其

勝敗。雖勝後必毀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乃猶裁也

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

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殺。秦繆公破西戎而霸，使孟

明自乙丙酉乙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殺大破之，獲其三帥。楚勝於

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訖，故曰勝乎諸夏也。及昭王南與吳人

戰，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武王得之矣，故一勝

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

亦從內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

智伯求地于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于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

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

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

張榜曰警

文熙曰
子之賞

得其當
叔之禮
身其難

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
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
賞。者。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為。
六。軍。則。不。可。易。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
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
觴。觴。酒。器。也。遂。定。三。家。韓。魏。趙。也。豈。非。用。賞。罰。當。耶。

長攻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
成。各。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

設。或。戰。相
博。之。確。出
之。鬆。及。覆
禘。弄。文。以
而。露。穎

武。天。地。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
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
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
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
顯。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揜。也。亡。
國。之。主。不。聞。賢。亂。以。揜。也。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
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
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

唐順之曰
智者轉禍
而為福天
不能凶地
不能荒
於范蠡云

真德秀曰
志言謹論
簡明痛切
而志不磨
其丹天也

劉辰翁曰
勿與而攻
于胥之策
也惜吳不

越國大饑。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
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
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
患。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食
得其率，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
得其糴終必得其國，王何憂焉。

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
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
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
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

七阨，以有吳哉？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
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
民恐，悔無及也。不苦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
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
先王謂闢也，問也，代更也。
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

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
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
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
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擒，楚王欲取

行而越轉
得以乘之

息與蔡

楚王女王也
息蔡二國也

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

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

蔡侯昭侯也妻
之女弟為姨

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

王俱因而一作

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

禮饋蔡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

不勞師徒而
得之曰取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

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

趙簡子晉大夫
趙鞅也太子趙

無恤襄子也夏屋山代之太子敬諾簡子死已

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

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事

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

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

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

一作
反

歸慮所以取代乃

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

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

善好也襄子所
好於代者非一

事故言
萬故也

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

冀北生
馬故謂

代為
馬郡

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

襄子告
代君而

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
取其國故曰馬郡盡也

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

呂氏春秋

卷之十四

十七

陳深曰襄
子得嗣以
有此教也

焦竑曰胎
謀不洩簡
子可謂善
藏其用

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

酒斗也。金重大。一作之。可以殺人。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

也。首碎故也。腦塗地也。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

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

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一作山。與反斗之號。此三

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

襄子也。自從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

無其失。雖王可也。

慎人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

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

澤。陶作瓦。瓦。龜。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

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水潦

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

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

於民。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

也。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

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然後免

至世貞曰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
可作代大
次誅

焦宏曰聖
人不食天
之功以盡
人事蓋人
事克盡斯
身命有歸

揚雄曰
象遇而能
苦心勞力
至聖賢道

練其材以
承天也庸
依子便早
暴弄

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
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
殷衆友

之盛舜目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

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

也亡魏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

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
大夫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屬

陳後曰事焉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

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

心動以境
以服敵國

畏如巨挺
發洪鐘焉

得不響

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

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

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

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

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

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糝宰予備

矣備當作憊
憊極也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

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

伐作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

楊慎曰好句法

劉辰翁曰道達為達

道窮為窮

窮達二字

元竟加不

為孔子身

上去

茅坤曰見道之言

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恥也。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

王得之會稽。

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麗姬之讒，出過曹，越王句踐

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饑餓，克復其恥，為霸君，故曰得之。

陳蔡之厄，於

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絃，子路抗然執竿

而舞。

子精也。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

下也。

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

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

暑風雨之序矣。

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為

窮達變其節也。

故許由虞乎潁陽。

虞樂也，潁水之北，曰

堯養志於箕山，山在潁水之北，故曰樂乎潁陽也。

而共伯得乎共首。

呂氏春秋

卷之十四

二十

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其首也。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也。

遇合

七日。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多幸

法 三點

三釐曰撤 延饒有大

時之

愛不肖之人而寵用之，故不勝其任。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則幸

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

不為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在則處德，動則量力。

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

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一作

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一作喜惡得不

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籟

孔籟也，不謬。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野說

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肖而歸之，故曰亦有如此者也。

層順之口 論議之雜 如五聲滯 聽苟非胸 有洞見幾 何而不繁 然無上

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必不

生謂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

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爲我婦

而有外心。一作不可一本下有當字畜因出之。婦之父

母以謂爲已謀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

以然矣。不知其女之所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

由此矣。亦由此不理者。故宗廟故曰遇合也。無

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

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黃帝

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笑傷。惡醜

何也。言勅屬女以婦德。而不忘矢。付與女以若

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

王嗜菖蒲俎。昌本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

三年然後勝之。勝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

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

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

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雄一作推穎廣。顏色如

浹頰。一作沫楷垂眼。一作髮臨鼻。長肘而盪。盪陳侯

呂氏春秋 卷之十四 二十二

墨景淳曰
段段影喻
如蜻蜓點

方孝孺曰
以聖帝耦
聖后惟見
其德又何
知爲惡乎

張榜曰遇
之不同此
堪絕倒

劉辰翁曰
威儀辭令
使之容也
陳侯乃使
敦洽讎糜
不知且侮
固兼有焉

蘇竑曰總
新卷烟干

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

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

王恠一作知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

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

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

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喪滅之也惡

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

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友愛敦洽讎糜無有出上者也楚怒而伐之以

至於滅而愛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洽讎糜醜

惡無德不宜見遇而反見遇如此者必不久故曰必廢也宜遇而不遇者此

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

勞務從此生從此宜遇而不遇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

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志德也三者弗能國必殘

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尚

幸聖賢之後反而孽民以是賊一作殘其身豈能

獨哉陳舜之苗胤也故曰賢聖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為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

民故曰豈能獨哉

必已

瞿景淳曰
讀之增慨

湯慎口忠
不見信孝
不見愛此
忠孝之所
以益後且
號也

八日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

來死桀紂亡殺忠臣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

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弗與

夷置子胥越羅夫差不從以鴟其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敬王大

而投之江大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所壞故衛奚知

其不得沒也及范吉射荀寅叛其君襄弘與知

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周

人與范氏晉人讓周為之殺襄弘不當其罪

故血三年而為碧也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

孝也疑曾子悲孝已殷王高宗子也曾參其至

莊子行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

名用舉之蒙人也輕天下細

萬物其術尚虛無者書五十二篇伐木者止其

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止舍

也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

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

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

死一作以不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

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

第坤曰木
以不材得
終天年則
不材可以
保生矣乃
為以不材
死人不材
猶如豈材
而反不死
者否

王整曰莊
周自道眼
前毫無障
碍妙用獨
得

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專一上一下以禾為量

禾兩三變故以為法也一日禾中和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祖物物始

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此神農皇帝之所

法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黃帝軒轅氏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

傳則不然傳猶傳也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剝廉利剝缺傷也

尊則虧直則讎尊高也傳曰高位疾顛故曰則虧讎曲也直不可久故曰直則

讎合則離愛則離離廢也多智則謀不肖則欺多智

則人謀料之不肖則人欺詐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

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缺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

稱下之邯鄲於沙為耦蓋地名也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

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

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

愬我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

不生不若相與誅而殺之以滅其迹於是相與

趨之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缺為賢

人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虺其頭

先其伍超越次第也虺暴辱也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

劉辰翁曰
盜知牛缺
而見殺離
人不知孟
賁而入河
皆不能物
物而不物
於物故交
受其害

其竝曰總
工知不知
意因緊容
謂更虛圓

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

人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

無敢先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

孟賁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

未可必近之近無愁難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

調有不免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相司

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

當也年傳曰宋桓魋之有寵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魋

也此云王使人問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哀十四

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商而禍克

天地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

門閭帷一作帳薄聚居衆無不趨過之輿隸姻媾

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身安不終其壽內熱作一

崩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禠單豹好術離俗棄

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不食穀實行氣身處山

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

治裏不外調此之謂也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

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

丘濟曰狂
於所好未
有不傷生
者

第坤曰鄙人之言自是解頤

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方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辛卯二月二十日朱子書

呂氏春秋卷之十四 終

呂氏春秋卷之十五

慎大覽

慎大

劉辰翁曰可作疆大自警銘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疆者勝其敵也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疆者疆以克弱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

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五

陳旻曰諛
語適以
作禍福
民解體大
都類此

張榜曰射
尹一事書
亦不可盡
信也

後曰夏
與也以
而亡其
以妹喜
內治而
陰教顧
不重歟

願求無厭
足為貪

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

分其情難得。

紛紛殺亂也。分分恐恨也。

干辛任威凌轢諸侯

以及兆民。

干辛桀之諛臣

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

凶象。燠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

敢保其生也。

大臣同患，弗周而畔。

不周於義而將背畔也。

桀愈

自賢矜。

一作給

過善非。

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

主道重塞，國

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

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

恐夏不信伊尹，故由

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

伊尹奔夏，三年反報

於亳。

亳，湯都。

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

琬、琰，當作婉、婉順。

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

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

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

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也。

詩志也。

湯與伊尹盟，以示

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

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

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

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

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

玉璽曰時
兩之師民
不知兵

楊慎曰入
殷首立帝
視廢封
為郡縣
昔天

至世貞曰
此皆武王
天商政收
捨人心大
機括

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

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

去疇商不變肆親鄰如夏謂殷氏皆曰衣言桀

民親殷如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

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饗商

祖用伊尹之賢世世饗商饗之盡商世也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轡命

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

舜之後於陳下轡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

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武王乃恐懼大

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

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

盤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武王於是復

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之錢以

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府賦布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

困窮棄責責已不責彼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封比干之墓封崇

其墓以靖箕子之宮箕子佯狂故清淨其宮以異之也表商容

之間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里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過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下也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五

三

集玄曰武
王雖歸馬
放牛藏甲
兵然寓兵
於農不若
秦銷天下
兵鑄金人
二也

諸大夫賞以書社

二十五家為社也

庶士施政去賦

施之

於政事去其繇賦也

然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廟

還濟孟津河西歸於

豐鎬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旅凱入飲至策勳此之謂也

乃稅馬於華山稅

牛於桃林

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

馬弗復乘牛弗復爨鼓旗甲兵

殺牲祭以血塗之日爨鼓以進

衆旗軍械也熊虎為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

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

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

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至德之藏

武王勝殷得

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

若汝妖惟

一虜對曰吾

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

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

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

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

故易曰愬

愬一作逆字讀如號

愬履虎尾終吉

愬愬懼也居之以禮

行之以恭思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

之是終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

吉也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

今盧奴西山中有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五

四

身坤曰孝
親敬長忠
君人道之
常悖常者
與奴也

劉辰翁曰
禍福相倚
伏憂患得
生安樂得
死信然

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則飄

風一作焱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否，故今

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

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

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

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

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一作卒敗不達乎持勝也。

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

不肯以力聞。孔子以一手提城門關，舉而墨子

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

梯為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趙王曰：公輸

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不得

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

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

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善

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之。善

持勝者，以術彊弱。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

權勳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

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

董份曰：千古格論

張榜曰叙
事能品

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

主與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龔主傷。晉大夫

龔王中共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堅陽穀操

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子反叱曰。訾。退酒也。堅

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堅陽穀又

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

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龔主欲復戰而

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主駕而往

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

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荆國之

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

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堅陽穀之進酒

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

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

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

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

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獻公曰。

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

陳溪曰爽
語

丘濬曰胸有成算

孫應鰲曰輔車唇齒

之喻至矣不聽乃謂

同宗不

愛於虞雖至愚且與

密矣不聽乃謂事神

豐潔真可大嘆

瞿景淳曰

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一作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櫛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為虞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頰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不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夙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首。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

夙繇之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

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

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

大國爲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赤章蔓枝

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

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欲

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

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

也上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爲燕昭王將伐

上齊水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耻而訾之曰不

戰必剗若頰掘若壘觸子苦之欲齊軍之敗於

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一作退之率北天

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

聞其聲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以軍於秦

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

功也齊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惡

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莒齊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五 八

焦竑曰昏

主覆諫恒

拜持一確

論

注道昆曰

蔓枝無添

臣道

齊王不知

己不知彼

而以一戰

借敗可爲

不善將將

者戒

焦竑曰不

散財以餽

兵其資寇也必矣

也
燕人逐北人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
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下賢

方孝孺曰士驕則節高主驕則行醜

三日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
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
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
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
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
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卑

張榜曰備論得道之人語咏沉擊

真德秀曰士之學術

為布衣而不瘁瘁病也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
懾懾病也狠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覺乎其不疑有以也
桀乎其必不渝移也桀持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
陽化也怒怒乎其心之堅固也怒怒明貌空空乎其
不為巧故也空空慈也巧故偽詐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
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首之不庠也就
就乎就就讀如由與之與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
也鵠讀如浩浩吳天之浩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
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

全在乎此

所終窮精克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

方四

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

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

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大無外小無內士有若此者五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

近可一作於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綏北面而問

焉堯天子也善綏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

也善綏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

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

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

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

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

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

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

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

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輕也其主驚

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

堯坤曰五帝弗得友三王弗得師不肖士顧得驕否

全濟曰桓公下士故為五霸長隹竝曰丰度悠然

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

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論

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

也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

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

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加夫相萬乘之國而

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遺猶全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謀

能遺之伯也賦下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謀

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推其志行以

其情實一日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

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

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

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

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衣侯敬干木而慢已也文侯曰段

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

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

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

禮一作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

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

禮曰古
淵鏗鏘

又曰意宏
語貴

主世貞曰
觀此士當
知自重相
位上卿毋
營營也

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謚也

報更

茅坤曰起語疏越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

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四卿趙盾也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東

董份口先擬三句後叙其事局法甚妙

周後所分立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孟嘗君齊公子

父曰急脈變受之法

田嬰之子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

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甲謙不可以驕恣屈之昔趙宣孟將上之絳

見骹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舖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

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憎至此也宣孟與

脯一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

劉辰翁曰宣孟食貧施及其母矣

張榜曰壯也

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舉舉車也使就車也吾請為君反死反還也宣孟曰而名為誰汝而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靴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兔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杆難其

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人主胡可

丘濬曰舉材良法

以不務哀士哀愛也士其難知唯博之為可博則

無所遁矣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子為餘文氏為長將西

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

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

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

足以留客雖遊然豈必遇哉客或一作嘗嘗猶歎也不

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

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

楊慎曰轉調而語甚周密

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張儀

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

乘也。張儀重之。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

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昭文君御。韓王為之右也。名

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

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

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

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待矣。待待見也。淳于髡

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荆。

對曰。荆甚固。固護以侵兼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

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

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

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發也。曰。嘻。先君

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

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薄輕少也。故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疆

力哉。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

亦在說者。

焦竑曰不勸齊援薛而動以不得不得之勢辯上多以有心作無心語

董份曰盡進說者之寡

順說

劉辰翁曰
言妙於因
則言寡而
功多

五日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

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

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

雖多材雖勁勁彊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

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

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

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惠盎者宋人惠施族也
康王宋昭公會孫辟公

之子名優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
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

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

耶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

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

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

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

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

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

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

張栻曰微
挑暗誘綿
裡藏鍼

唐順之曰
文如山迴
路轉浪疊
波翻

又曰一句
結妙

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

於勇有力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

也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益對曰孔墨是也

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

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

利之願其尊高安而利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

有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

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王謂左右

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

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

以制疆大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齊人也補衣弊

衣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

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

於此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

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

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

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

真德秀曰
滑稽亦復
醒切

王整曰反
覆啟發自
饒波致

人之頸。剗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

其名又其不榮。兵殺人以逆名不得為榮意者為其實耶。苟

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寶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

害。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一作則甚久

不安之。其為事如此。甚不得安也。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

害與危。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

其方矣。方道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于木偃

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此管子得於魯。魯

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

役人皆謳歌而輓。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

其車以送之也。管子得於魯。魯

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

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

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

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

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不廣。

六曰。智者之與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

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以其所

陳澹口管
子之智具
見於此

方孝孺曰
三人共議
分佐非私
兩公子也
均以定齊
國為主

王世貞曰
用意周匝

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踰，走則顛，常為蚤蚤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蚤蚤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託寄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馬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之

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甯越謂孔青曰：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

陳溪曰內攻二字新善

張榜曰似韓公子文

陳溪曰重攻二字又

丘濬曰仁義詐力並行以濟其事伯佐故習

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

言甯越趙之申年人也

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

越聞之古善戰者沙

隨責服

却責置也服退也

却舍延尸

軍行三十里為

一舍却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之

車甲盡於戰府庫

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

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何如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

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

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罪上上無以使下下無

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

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

之不服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

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

難出居於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

也樹立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一作

經文之業定武之功闢一作開土安疆於此乎在

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

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

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典草中之戎驪土之

唐順之曰
唐虞夏殷
周歷聖相
因則知非
聖人不能
因也

翟定天子於成周天子周襄王也於是天子賜

之南陽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

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

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

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

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璧

才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

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

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貴因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

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

也。四縣成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

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

國。成千乘。而堯授之禪位。因人心也。湯武以

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

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

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

楊慎曰總
所二字不
荷

也。蟬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蟬，正也。械，器也。武王使

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

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慝也。進用忠良，黜遠故曰勝良。武王曰：

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

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

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

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也。太公對曰：讒慝

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

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工虐國人，謗王，下使衛巫監勝者，得而殺之。

乃不敢言而道路以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

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

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

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

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

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

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降雨天

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五 二十一

穆文熙曰
武王不以
爽期殺膠
鬲是以膠
鬲收殷人
也聖人之
師亦自有
術

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適令武王不耕而獲。不耕而獲，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武王入殷，問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推曆者視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否，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孔子道，爲之因。荆王之所欲也。孔子道，彌子瑕見呂氏春秋卷之十五

王世貞曰
聖賢相喻
言意之表
妙有神解

汪道昆曰
連用幾個
因也，好局

呂氏春秋卷之十五

真德秀曰
實証所謂
天下蒼考
新主之資
意正類此

魚竑曰先
主之法不
可損益然
未善用之
則其法不
法

張榜曰古
今通弊

楊慎曰法
以時行斯
善於用法

釐夫人因也

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孔子因之
欲見靈公夫人南子釐夫人未之

聞或云為謚謚法小心畏忌口釐南子淫佚與
宋朝通太子蒯瞶於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
猪盍歸我艾豨推此言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

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
日功專則

改故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日拙

察今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
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或人或益
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

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一作異而典

殊東夏東方
也命令也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

之法多不合一作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

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悖之命不愉

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

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真實務

以相毀以勝為故故事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

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

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一作

茅坤曰用法在人不必泥亦不必變也表
雍弊舟投兒入江泥斯甚矣然商鞅變法則又可爲變法口實

釋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

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

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

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

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陰

夕景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一作瓶水之

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浮肉而知

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荆人欲襲宋使人先

表澶一作澶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

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

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表時水可涉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

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

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澶水而不知其長益也其

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

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

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待國世易時移變法

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

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未成人夭折口殤子故凡舉

王世貞曰二語中肯

陳深曰譬喻證目

重份曰佳句

學一作事必循法以動循一作修變法者因時而化若

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

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

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

異也。故曰長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鏌鋣良劍

斷無取於名也。故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

騫千里馬名也。王者乘之遊。騫因曰驥騫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

契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

契一作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

者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

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

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

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

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

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不必恃矣。任

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得而城得而地。

辛卯二月晦日朱了

士儔甫

呂氏春秋卷之十五 終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五

二十五

陳深曰此一段先居陽翟後又徙淮南

武南
登封文封
曰武登封
則曰武

善哉其于豈盡善哉哉此并神亦不必辨矣
武中嬰兒和入問其姑曰此其父善哉其父雖
難若首歐武土昔良人太侍嬰兒而浴對之
固與此同却曰封矣而去不封以地為豈不
而險不并來險若此不亦惑乎以此姑武豈其
昔也
此土其瓶莫昔入水求之此曰并矣

呂氏春秋卷之十六

先識覽

先識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

歸有光曰
雅雅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地從於城。城不下城從於

終日故必先去也民從於賢。宜文邑乎岐周。別人強負

民不濬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

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

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見之也。以夏太史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六

劉辰翁曰
桀紂無道
湯武數其
罪以告諸
侯然必於
夫史出奔
之後則知
賢人一日
未去天命
猶一日未
絕

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大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妲己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肝。剖孕婦而觀其胸。民大不服。守法之臣

董份曰
豈不歸也
有尊王意

羅景淳曰
國將亡而
不知賢人
難言何益

出奔周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州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於焉。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

焦竑曰持
義正大

曰。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亾也。故臣曰。晉
先亾也。居三年。晉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
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
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
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
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
不足。續康樂歌。淫好悲。康安也。安淫酒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其
主弗知惡。此亾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
二年。中山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

屠黍歷斷

亡國如枯
列者足令

威公汗下
然威公亦
可謂能修
者者

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
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蔣田邑而禮之。二人賢得
史麟。趙駢。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以告
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
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亾也。天遺
一作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殯九月不得
葬。周乃分為二。下棺置地。中謂之殯。故有道者之言也。不
可不重也。周也。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一作
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自主之

陳深曰：盡理盡意盡接之為八

余有丁曰：無限低徊

至世貞曰：此言賢者不世出識者亦不世有

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
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
曰之二國者皆將亾所舉有五盡何謂五盡曰
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
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
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
亾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
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亾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
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

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盆也

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自衛而眾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不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自衛而眾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觀世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
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
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

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六

四

陳深曰言其兢兢業業自處然也

方孝孺曰想見吐握之風

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言不得士則無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封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剗滅不得休息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

說分曰石
道之士求
不以禮求
亦勿得也

陳深曰高
迥沉遠之
等

王鑿曰觀
越石父請
絕可以規
所養

唐順之曰
如晏子者
可稱不俗

之。而干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計不知太公諸賢故失之也。

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今亦使也。若夫有

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晏子之

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晏平仲

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

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晏子曰。譖遠解左騶以贖之。載

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

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友。也。今免子於患。吾

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

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

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

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欲察人之實。不復留意考其各聲也。觀行

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

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

晏子遂以為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

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

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子列子著書八篇在

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一日鄭君曰。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六

六

雖辰翁曰
遺粟數十
秉就道不
得是好士

王世貞曰
子列子見
得遠到若
他人則有
受粟而身
死聽人莫
必者

丘濬曰起
明醒

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

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

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

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

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而謂之曰。君非

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

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

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因國人逐制狗之亂而殺

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

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

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

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而示知接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瞋則與不見同。其

所以為照。所以為瞋。異。瞋士未嘗照。故未嘗見。

瞋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詭。詭讀誣。誣

也。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

真德秀曰
不智而自
智所以大

穆文熙曰
人之不可
用者固多
未有如不
近人情之
甚者故管
仲獨願桓
公遠三子

能接所不能接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
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奚由相得
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暴布者
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爲作也莽莽
長大貌也指麻
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壤

猶養治之莽
莽均長貌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

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一作智

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若此則國無

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

不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若自知不智則求賢
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

也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困病

也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

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
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

世也亦當輪寫所知使君
行之無有懷藏埋之地中今臣將有遠行胡可

以問言不
是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

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

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

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

蘓洵曰齊國不患有

三子而患

無仲有仲

則三子者

三匹夫耳

不然天下

豈少三子

之徒哉雖

桓公幸而

聽仲誅此

三人而其

稱者仲能

之耶嗚呼

仲可謂不

知本者也

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宮害陰猶尚可

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

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

去苛病苛鬼病竟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

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懸懸鬼君不任其

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

也惑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

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

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

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

乎誰謂仲父言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

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

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

令令矯公命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

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

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

真德秀曰
桓公不本

聽管仲之言
言西子即
作亂桓公
一匡九合
豈非管大
矣力哉

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

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公慨焉歎涕出

日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

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

也袂衣袖也以衣覆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

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

楊門之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一作也

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易輕無由接見也無由

接固却其忠言接知也而愛其所尊愛其所

細明堅才易牙常之坐
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悔過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是何

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辨

為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范蠡

流乎江昔秦穆公與師以襲鄭不鳴鐘鼓塞叔

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

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

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

方孝孺曰
穆公不納
塞叔之諫
敗師於殺
國京老成
未有不敗

看

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上地。遠行襲國，必不能克也。君其重圖之。繆

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

出，而不可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申也。視，視也。

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

師，必於殺。殺，澠池縣西。崤，崤山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

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使

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

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

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

死矣。是故哭。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王孫滿，要

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微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

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

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

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初，同也。兵服

日初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超乘者，五百乘

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臣踊車上

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六

十一

楊慎曰：談
扶軍之所
如在目前
故果中之
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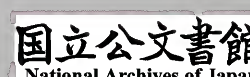
樂然曰：楚
子問王
徐謂能以
能之秦
師過周又
能以禮斷
之當是偉
人

上世貞曰
弦高奚施
矯命以免
鄭難二子
亦呂不韋
一派人

涉慎曰穆
公信和子
諫言加兵
於鄭及盟
疆晉之費
師固不可
輕挑也
董份曰一
日縱敵數
世之患先
軫能知疆
國之道

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
必襲鄭遠使柔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
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
與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
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搞勞以璧膳
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
臣丙也林也視也於東邊候晉一作聯之道候
也過是以迷惑陷入一作及大國之地不敢固辭
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

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
此其備必已盛矣盛疆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
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驪曰秦師
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
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
軫曰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
也若是而擊可大疆疆霸也一作若是臣請擊
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過秦師於殽而擊
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



也。天以說於衆曰：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殺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殺之敗也。故曰：智不至也。智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遇師，必於緄，繆公不信。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

樂成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

始也。始首也。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醫

誦之曰：麤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麤裘，投之無

郵。孔子衣麤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言投棄孔子無罪尤也。用三年，男子行

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

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民相與誦

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

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後

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

聖曰學矣

楊慎曰：聖賢作用非庸衆所識，故恒始謗而終頌。

焦竑曰無
限淋漓感
慨之情

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
簡魯衷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
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
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為也雖此今世皆稱

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

乎任人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

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

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
事也乃賢主所以為事也謗之無治

也又賢主能聽之故曰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

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

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

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說

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若

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殆危幾

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

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為已功文侯賢主也

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耶中主之患不能勿為

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中庸之主
不能無為故不可與為無為也

劉辰翁曰
樂羊貴功
女侯亦以
獻書兩篋
亦善消人
客氣
張榜曰破
的語

凡舉無易一作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

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

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而旬踐

之所以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

此又況於以疆大乎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

為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與而對曰羣臣

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

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王曰皆如西

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

歸有光曰漳水灌田

利民即可利國西門

豹得無恤民怨而不

舉為乎

百畝獨一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

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忘也愚

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

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新田乎史起對曰可

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

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

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

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

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為新令史起因往為

晉氏春秋

卷之十六

十五

汪道昆曰人臣為國家通利往來未終而人君聽

誘如也

奪其成此
史起之先
與王約也

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
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
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
斥鹵。生之稻粱。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
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
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
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眾雖誼譁。而弗為變。功
之難立也。其必由啾啾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
故啾啾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啾啾也。止

穆文熙曰
漸索漸截

善賢主以之啾啾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
武侯。武侯生惠王。惠
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
得為四世之君臣也。又孟行見梁襄王出語人
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可見。所
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察微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洞
無水曰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
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
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
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管叔

兼深曰起
其沉密深
多

玉璽曰治
亂存亡決
於秋毫所
以貴祭

真德秀曰
賢人多作
高行聖人
作事猶人
恐為已甚
而阻天下
為善也

楊慎曰叙
事詳明

錢福曰吳
楚以邊邑

周公弟蔡叔用公兄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
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
最大著作尚書餘七國小故治亂存亡其始若
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

秋毫喻微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國

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

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

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

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

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忘義此之謂也子路拯溺者其人拜

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

謂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九其始知

其終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

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

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

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借

稱王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

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

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吳

趙以此大隆隆當作格格開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

之虞也推
聞遂相戰
爭事起於
微多類此

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
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

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
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

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

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

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言楚不知
始與終，又

不知中，故國
危身窮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

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

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三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楚，伐宋，言受命于楚，與魯

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
今棘，南九

與焉。與及也。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

制。昨日之事，
殺羊事也。今日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
御事也。遂驅

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為鄭虜。夫弩機，釜以

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

敗而為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
憾，敗國殄民，刑帥大焉。

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古之
良將

人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上奉從下流飲之，示
不自獨用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

呂氏春秋。卷之十六。十八。

唐順之曰
格論

張榜曰：誰
元饗士而
忘其御，使
不成饗羊
斟，乃以微
事覆軍不
慮之甚

淫道比日
閔鴉豈凌
民之家所
當軍事

王世貞曰
人臣相傷
其禍多中
於國家

虜故曰凡戰必悉
魯季氏與郈氏鬪雞
郈氏介

其雞介甲也作小季氏爲之金距以利鐵作銀

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

其一作而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純之子郈昭伯

怒傷之於昭公郈氏魯孝公子惠伯筆之後也

猶諸也日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

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也禮天

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借也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

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乃使郈昭伯將師徒

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

無季氏則吾族也歾亾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

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歾昭

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魯昭聽傷而不

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

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

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

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惡昭公相助權物若此其過

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

昭景淳曰
昭公不知
遂季大作
川徒聽師
昭伯之言
遂成三家
逆黨魯事
從此大壞
矣

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斃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去宥

七日東方之墨者讎子將西見秦惠王。讎子，閔東人也。

學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

姑果恐王之親視一作讎子賢於已也。對曰：讎子

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

主也。魯，疆也。少主，東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讎子至說王

王整曰發
議訓切

王弗聽。讎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

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

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慤而徒以取少

主為之，悖也。慤，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

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

以得行其邪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

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

益衰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

形與智皆衰耶。荆威王學書於沈尹筮，昭釐惡

之，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讎佐制者。昭為

楊慎曰必
言之入必
曠人主之
所忌而乘
之

楊維禎曰
深思結合

也

昭釐謂威王曰

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
子也

中謝官名也佐
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

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

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

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

而惡壅却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夫激

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

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鄰父有與人鄰者

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

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

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

也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

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

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

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

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

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

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

楊慎曰必
言之入必
曠人主之
所忌而乘
之

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其天矣也天身

正名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克而已矣克亦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

喻明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

亂者刑各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

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

從彼人從不肖自謂賢不為善而從一作邪僻使人從邪

故曰所謂可從悖逆也可從者乃悖逆之道也是刑名異

克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僻可悖逆國

不亂身不危奚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

知所謂士也湣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王

不能知其所行故尹文問其故問所以為士之故也而王

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車齒之所以

見任也信車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

丹齊臣車齒楚人亦為湣王讐其讐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湣王無道齒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六 二十二

茅坤曰三足以三兩七矣呼吸圓捷

董份曰以不肖為賢

物辟為善

余有丁曰人主不知上小人遂得以感之

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斃者也。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

篇在公孫龍前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

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

直德秀曰此乃士人

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

立身大節

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

一作尹文曰王得若人有用一作以為臣乎王曰

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一作朝

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大夫

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

主慙曰尹

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

又論士不

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

固善言士

為士一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

其文亦曲

以為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

折生波

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

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

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

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

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六 二十三

文及野啟
王王終不
悟齊潛固
不足以有
為也

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齊潛主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辨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仲輔而成之，不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潛王繼篡國之曹，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密分覽

密分

一日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律也。

姦偽邪辟之徒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

辛卯二月晦日未了

士儔甫

呂氏春秋卷之十六 終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六

二十四

謂之者非其貴之言也
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
此故國變身危走而之殺也如衛如之齊
王周室之孟侯也
以此謂矣管仲之辨名實審也
井水不野六文音也
下捕用備以國公山原

呂氏春秋卷之十七

審分覽

審分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律殺生

與奪之分也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

至若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

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

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分地稼穡各欲自得疾用其力無藏匿無舒遲也

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七

歸有光曰
精核

陳深曰此
言臣各

有分不明
分則官事
不理

茅坤曰
然之色
姍
泰之調

主性曰
恬恃自用
主術最忌

王世貞曰
留心世故
方有此精
練語

欲君知故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主不以

蔽之也容私故君無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

所避其負也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

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一作之事則是與驥

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

車去猶釋也去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

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堅窮廉直忠

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

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恬恃

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以用若此則百

官恫擾恫動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

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

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以善御有道之主

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

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

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

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

陳深曰譬
說爽朗

穆文熙曰
此於治道
絕中肯綮
近世庸吏
亦然

董份曰神
博靜穆之
表

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
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
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
臣。不獨辟。失其理也。殺戮不辜曰厲。壅過不達曰幽。今有人於
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
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
衆有司也。萬物一作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
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
以一作用過。遇一作悅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一作克贊。以

潔白而隨。以汗德以汗穢之德。任以公法而處。

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闇主之於名實不能知如趙高。

壅蔽二世以鹿為馬此之類也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

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

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

之顧益黑。顧反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此牛名馬之類

也。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

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性也問而不詔。

詔教也。好問而行。之不自獨為教詔。知而不為。雖知與之不與和。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七

三

釋曰曰
可明可味

而不矜和則成矣成而不處老子曰功成而弗居止者不

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肯為使

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也因形而任

之。不令土行不令水止也。不制物者不為物所

制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清靜以公神通乎六

何肯為人之使令者乎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意觀乎無窮譽流乎

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性命大湫猶大寶也命之曰無

有無有無形也道無形無形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

夫非其道也得道澹然得無所思慮故忘人也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

人得之也故曰夫非其道也知德忘知乃大

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

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至知不幾靜乃

人人知之也故曰夫其非德也明幾也夫其不明也

也安處其德乃所以使人明之也望遠若近故

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亦在其人也明不

能使人人見之故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

曰夫其不明也其不假也大明者垂拱無為而化流行不治小事

也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

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假攝者務濟國事事濟歸

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人也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

之謗魯隱有鐘巫之難故曰夫其不全也是

汪道昆曰
得老氏之
宗

王黎曰言
之精者必
貴

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自姓始首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君守

丘濬曰開
局領脉根
徹性命而
來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

楊維禎曰
精玄

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

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言天

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

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之其出彌遠者其

知彌少。不知人而恃以明不能察偏遠故彌少也故博聞之人疆識

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

無厚之辨外矣。外棄所以為也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

為者所以為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之不為而有

高古

錢福曰名
言登山局
解更遺

所成與為無異。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

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為寒。寒暑更也

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

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乃

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

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言為當也。是以知其言之狂。有

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以知其惑也。

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

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匡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

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物不可悉識。備識其

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備也。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

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

輪輿轅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眾智眾

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夫

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

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結不解者也。元王號令於

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

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

陳深曰妙
唯不解

唐順之曰
是老氏家
數

鄧辰翁曰
石見其所
欲阿所必
主何得
直責之甚
矣君之好
宜端也

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

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

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

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師

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

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

中之也。微射其獸。走與矢會。故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思慮

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差過也。用智過。差極

奮能自殃。奮。疆也。夏。桀。疆。其能以肆無道。自取破滅之殃。其有處自狂

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務

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和。同。君民

孤寡而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卑謙。名譽者。不可防障。此

則姦邪之情得。得。猶知也。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

人無由入。入。而見用。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

因哉。因主之為。因。猶順也。人主好以已為。已。所好情。所欲則為。

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

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

阿主之志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

陳深曰君
遜豆勞

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

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蒼

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稼后君稷官也烈山氏

子曰性耨植百鼓萊蔬以為稷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

師五刑昆吾作陶昆吾昆吾顓頊之後吳回黎之孫

有服作陶治槌夏鯀作城鯀禹父也此六人者所作

當矣然而非主一作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

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

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任數

三日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

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一作示能以能暴以

好唱自奮奮人臣以不爭持位孝經云臣不可

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

為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

當自正耳是為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

代有司為有司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耳雖聞不可

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不可

董份曰善
寫驕君媚
臣之態

方孝孺曰
君臣不定
耳目心知
失職其他
不言可知

陳深曰意
高詞爽

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凡耳之

聞也。藉於靜。靜無聲乃有所聞故藉於靜目之見也。於昭

非明目無所見。心之知也。藉於理。去物斷義非理不決故藉

於理以決物。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

得其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

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

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

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辟害之本馳騁而因耳

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

本者非為也故曰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

愚者之所不至也無骨者不可令知冰

知其君不信備仁義無欲有土之

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

固不足恃。惟修其數行其理為可。韓昭釐侯視

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謚也。晉宣子起之

生康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而分其地。生武昭

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

嚮者之豕耶。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

穆文熙曰
人主持耳
目智巧此
比皆是修
數行理的
是人主第
一高者

陳深曰此言無知無為不用耳目乃是君道其說甚

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其耳申不害聞之

申不害鄭之京人昭釐侯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

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

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

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

任則亂也任用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

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

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

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

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南

撫多顛南極之國西服壽靡西極之國北懷儋耳北極之國

之國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

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

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

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

紀一作治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

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

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七 十

魚豢曰極似三墳諸

楊慎曰桓
公三告仲
父得職逸
之道人主
耳目智巧
何必自用

楊維禎曰
轉筆雋宕

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

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

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

仲父易哉為君習近習所親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

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

子事猶大易又况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

之間藜藿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藿可斟無粒可食故曰不斟不

嘗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

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選間須臾謁孔子而

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趨曰今者夢見先

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

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煤室煙塵之煤也入猶墜也孔子

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

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弟子記之知人

固不易矣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

也

勿躬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故李子上

王蓋曰警
詔蒼峻

丘潛曰此
言聖人以
能任天下
以無能自
居故天下
莫不見其
治

舊景淳曰
楊明

曰非狗則不得兔。兔化為狗，則不為兔。人君而

好為人官，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其臣

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止之者。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

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精甚。被簞，日用而不藏

於篋。被簞，賤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喻人君好治人臣之職，與被簞何異。故用

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代思，臣職則志衰也。代

能當是見蒙闇也。代臣作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

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慮。容成，作曆。羲

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

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

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日。乘雅。一作特。作駕。寒衰

作御。王末，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

筮。著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

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

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

也。用其人得其任，故所以能。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

修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無私而能化，化育萬物謂也。豈

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

焦竑曰章
法似莊周

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月能燭之。而無所窮屈。

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

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太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訕厭志。

意通達不可障塞。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

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

謂之天子也。反本也。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

成。莫無。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

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管子復於桓公曰。

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濼。

請置以為大田。甯濼。甯戚。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

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周禮大行人掌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蚤入

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言。亡不重貴。官

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趙有箴君之官。亦諫臣。

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軌。鼓

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

以為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

也。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

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獄官。若若欲治國疆兵。則五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七 十三

與德秀曰
管子因材
審使可為
設官者法
又曰筆陣
亦如能行
律尾

王世貞曰
君任相相
任舉有司
君相皆不
可以自用
已能也

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

耳目愈精，百官慎

一作順

職而莫敢愉縱

愉解人縱緩

事其事以克其名

上事治也

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淫

唐順之曰
起得大主
腦

蓋曰無
用之言至
足以當故
朝廷故特
把言來說

學邪說謂
之流說 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正其行情不雕

其素本性純樸不雕飾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

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有亂眾以故易官易官則各

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于度之

議者不聽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功驗此二者審

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

惡之心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

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凡朝也者

相與召理義也相與植法則也上服性命之情

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僻邪撓之

人退矣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故治天下之要存

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

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

唯道是從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

性利民而已是喜羣眾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盡

能既成四夷乃平和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

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人

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

重份曰極
道德以立
言自然理
正

韓有光曰
二轉文有
餘情

焦竑曰讀
二語令人
作葛天氏
之想

陳深曰此
言任人與
韓非子同

矣。君自謂智而巧故巧智者詔矣。詔教詔多則請

者愈多矣。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

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

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

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

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因循舊法不改為

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去想去意。靜虛以待。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

知為道。以奈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

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為實也。實一作術。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

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

治。青井化九陽。奇恠之所際。皆四夷之遠趙襄

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

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

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呂耶。為中大夫。若

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也。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

耳。而日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日之矣。謂耳任

目任登之實。登之所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

茅坤曰持論甚的

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爲霸王之船驥。故釋之。非苟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卽伊尹。釣者卽呂尚。仇人。管夷吾。僕虜卽百里奚之輩。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一作力。

知人數矣。

訾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

故小臣呂尚

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

殷之盡周之典。

管夷吾百里

奚聽。

一作任。

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

紂用惡來。宋用馭唐。齊用蘓秦。而天下甚亡。非

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

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

俗主乎。

慎勢

正世貞曰
並舉王伯
以鑒意醒
張榜曰刻
至

漢書曰刻

六日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失人信之故疑

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恃有國故危也吞舟之魚

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

能相弁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

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

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周禮象胥古掌蠻夷

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曰羈南方

白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

三十里內破服五常華夏之占之王者擇天下

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

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

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在

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

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之休明雖大輕是也故

日其大不若小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

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

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

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

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海上有十里之諸

侯海上四海之上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

遠也十里小國呂氏春秋 卷之十七 十八

方孝孺曰 封建者古 帝王公天 下之大端 大本也秦 法固不善 然亦有可 參行者罷 侯置守是 也 真德秀曰 元王封建

近大遠小
倍重馭輕
良法也

董份曰人
若不操天
下之勢直
賢如湯武
亦無宰世
之資何功
之有

尚辰翁曰
民易於
兒德故治
生於亂者
也

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一作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

為家故所以故曰以勝費則勞以劬魯則逸。勝費

小故勞也。劬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

魯大故逸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太

易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舉綱紀加

之於小國無大所用彌大所欲彌易。用大使小

勞故曰而已矣。湯其無岐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

日彌湯其無岐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

易湯其無岐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

朝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湯武之賢而猶藉

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湯武之賢而猶藉

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

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

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銘篆

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

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

尚為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

之彌易。苦制之民制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

倒矢而射橫戈而戰武王由是彌易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

用鳩山用標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

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

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化諸侯不欲匱

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奚何權也

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

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

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

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

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

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

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

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

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書四十一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

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

力而況眾人乎屈竭也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

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

下及國在定分而已矣分十畫界各守其封故定分也莊王

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其王父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康王圍宋五

月康王楚其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圍宋十

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簡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

汪道昆曰
老成遠見
之言人主
多不能用
至知而悔
受晚矣

五士性曰
古人短出
文字中多
點景作勢
以此文信
然

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故亦無德。

日以宋攻楚也。凡功之立也，賢不肖疆弱治亂異也。齊

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

子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子也。陳成常，陳乞之子。

相也。宰子。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

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並。故願去一人。簡公曰：非而

汝細人所能識。一作議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

宰子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

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

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

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日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詩曰：如彼築室

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

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

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子列子貴虛。子

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一十五篇，貴齊死生等古今也。陽生

貴已。輕天下而貴已，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孫臏貴勢。孫臏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七

二十一

王馨曰好
居傳

楚人爲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也王廖貴先見良貴後王廖謀兵
事貴先建策也見有金鼓所以一耳擊金則退擊鼓則進

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一作空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一執一

上卷曰玩
執一篇即
發之不二
篇未盡之
意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

聞清濁之聲清商濁宮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一者平正

者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

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

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

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驪馬駢馬

也在中日服在邊日駢策轡策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楚王問爲

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

狂福曰見
以者詔必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七

二十二

晏宗

楊慎曰挽
上有洪

身治國亂未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
有也故曰為身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
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
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
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
宇宙窮日月窮亦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
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
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
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
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

得材

材從材生

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

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

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

昌彭祖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

顯頭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神農

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明鴻盛也吳起謂南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為

為西河太守商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

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

種文應曰
鴻之原古

直德秀曰
起以功利
富彊之術
中其君而

庸用其民
一旦禍發
足以殺軀
乃見其長
而不見其
短爭功較
能其後卒
奔楚被殺
也宜哉

其主安重

置猶委也

今日釋壘辭官其主安輕子與

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

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

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

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

言事君由天命

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

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

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臾也與歸也商文曰是吾所以加

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

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

河而困於王錯

王錯諧之于武侯故曰困于王錯

傾造大難身

不得死焉

大難車裂之難

夫吳勝於齊

吳王夫差破齊于陵

而不

勝於越

越王勾踐破吳王夫差於五湖

齊勝於宋

齊宣王伐宋而勝

不勝於燕

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

故凡能全國完身

者其唯知長短羸絀之化耶

辛卯二月晦日朱了

士儻甫

呂氏春秋卷之十七

終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七

二十四

